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英雄~1 第二十三回 安志士歸國弔恩師 雲在岫義倡愛國會

話說雲大人這日正在書房觀書，只見家人呈上一封信來。他接過來一看，外皮上寫著是從美國來的，遂啟了封簽，從頭至尾，可就看起來了。上寫著：「叩稟父母尊前聽，敬稟者孩兒名喚雲落峰。願父母膝下金安身康健，願父母福祉多綏神氣清。孩兒我於今離家五六載，在外邊每思父母淚盈盈。上二年本良回家捎過信，趕以後永遠未捎信一封。現如今我們全都畢了業，安重根榜上列了第一名。我大伙畢業全是最優等，昨日裡領了畢業大文憑。不久的就要束裝回家轉，過不去三月就能到家中。望爹娘不要苦苦把兒盼，咱居（們）家不久就能得相逢。」右寫著「闔家老幼均安泰。」左寫著「愚兒落峰燈下衝（匆）。」雲大人看罷落峰來的信，你看他急急忙忙後宅行。

話說雲在霄看完了書信，急忙上了後宅，見了老夫人跟安母說道：「咱們那些遊學生，不久要家來了。」安母急忙問道：「有信怎的？」在霄遂將落峰信中之話以（一）學，安母說道：「我兒今日可有還家之信了。」又聽畢業考的第一，把個安母樂的無所措手足了。那雲老夫人說：「妹妹，從今後別念誦你那重根長重根短了。」安母說：「不但是我就是嫂嫂，你也不必念誦盼望你那落峰兒了。」大家談笑了一氣，就專專等他們還家，這且不表。

單說金有聲、李相[上占下內]諸人畢了業，領了文憑，呆了幾天，大伙全收拾了，一齊僱上火車回家。趕到海岸，又上了火船，飢餐渴飲，非只一日。這日到了仁川，一齊下了船，僱了幾輛馬車，將東西搬在車上。李相[上占下內]對著大眾說道：「咱們大家到家，可千萬要在社會上作事，斷不可貪圖富貴，把遊學的目的扔在一邊。」大家一齊說道：「兄長不必多勞，我們斷不能廣希富貴，忘了國家。」李相[上占下內]說：「既然如此，咱們就此分手了吧。」於是各上了車子而去。

單說安重根、雲落峰幾人，坐上車子，夜宿曉行，不日到了平壤，各回各家。重根等到了雲府，全家相見，歡天喜地，談了些一路的景況，說了些美國的政治。

這時候趙適中、孫子奇聽說他們回來，也前來相瞧。大家會在一處，談了一會，侯珍說：「我叔父跟寇老兄往那裡去了？」雲落峰、安重根也說道：「可是，怎麼不見他幾人呢？」孫子奇說：「要問他幾人，你們不要急躁，聽我慢慢的道來。」

孫子奇未從開口帶悲容，尊了聲：「你們三位聽分明：咱高麗歸那日本國保護，那伊藤在咱國中統監升。用巧言買動咱國大元老，將權力全都奪在他手中。這權力一歸伊藤不要緊，最可歎咱國人民受苦情。他行出別樣壞事還可忍，青天白日姦淫婦女實難容。那一年岳公妻妹把親申，又見了日本賊人來行兇。他妻妹因為這個喪了命，趕到那岳公回來眼氣紅。又加上咱國權力歸日本，才惹起他那心機火一重。寇本良與他做子（了）三炸彈，一心要刺那統監名伊藤。到後來伊藤來此把事辦，岳公他埋伏在這南門東。該著那伊藤老賊命不盡，炸彈子未曾傷他身形。岳公他身被炸彈活崩死，落了個冤仇未報喪殘生。」

他三人一聽這個話，齊說道：「我說岳公他怎麼未來，原來如此，真是可惜。那炸子怎麼就靡崩著那伊藤呢？真是使人遺恨，咱們遊學的二十餘人，未等作事，先傷了一位，真是讓人傷心落淚呀。」雲落峰說：「岳公既然如此，我那本良哥哥與咱們先生，他二人可是那裡去了呢？」孫子奇說：「你不要急躁，聽我一句的句的道來。」

孫子奇復又開言把話明，「你三人不要急躁仔細聽：咱先生在這城中開報館，各處裡勸化百姓有大功。也不知何人對那伊藤講，說先生他是岳公黨一名。又說那炸彈原是寇本良造，遂派了十數個兒巡警兵。上雲府來就把他二人找，這時候有人到此把信通。他二人出離北門去逃難，後有那無數巡警把他攻。一槍兒將咱先生打死，寇本良逃難不知奔何程。」

他三人一聽元首喪了命，一個個跺足捶胸放悲聲。這一個哭聲叔父未見面，那一個哭聲義父不相逢。這個說我兄不知何處去，最可歎先生一命歸陰城。一齊的指著漢城潑口罵：「伊藤呀！害的我國好苦情！為什麼我國權力你奪去，為什麼讓你國人來行兇，為什麼姦淫我國好婦女，為什麼監理財政權權爭？種種的行兇作惡真可恨，我高麗將久坑於你手中。」重根說：「我父母當年受了日本害。」侯珍說：「不著那個我們那能外邊行？看起來這個冤仇何日了，倒不如尋找伊藤把命拼。」他三人哭一氣來罵一氣，淚珠兒點點滴滴濕前胸。雲夫人見他三人哭過甚，他這才走上前來勸一聲。

話說他三人越哭越痛，雲夫人急忙上前勸道：「你三人不要哭了。元首已經死了，哭也無益。不如養養你們的神思，想個方法，保全咱這國家，與元首報仇要緊。」他三人被雲大人勸了一會，這才不哭。侯珍又向子奇問道：「我叔父既被巡警打死，後來怎樣呢？」子奇遂將伊藤怎麼邀買人心，雲大人怎麼接來，埋葬於何處，對他學了一遍。重根說：「先生既死，帶咱們這些情算是無以報了，明日預備下點祭禮，上他的墳墓上哭弔哭弔，盡盡咱們心不好嗎？」落峰等說：「那怎不好呢？」於是大家又說了些國家事情，遂各自散去。

到了次日，安重根、雲落峰、侯珍、雲氏叔姪，一共五人，拿了點祭禮，帶了一個家人，到在元首墳上。一看孤墳三尺，荒草四圍，心中甚是悲慘。重根急命家人擺上祭禮，他五人一齊點香行禮，坐在地下，可就哭起來了。

眾英雄點香已畢坐在塵，一個個兩眼撲簌滾淚痕。哭了聲：「元首恩師死的苦，白瞎你一腔熱血滿腹經綸。前幾年尚在平壤開報館，至而今身歸黃土起孤墳。你的那扶國雄心不能展，落了個西風飄飄蕩蕩魂。與國家未能立功身先死，豈不是黃泉遺恨百年存。師傅呀！你死一身只顧你，讓我們往後作事靠何人。」侯珍說：「叔父待我恩情重，從小裡時時保護我的身。只誠（曾）想回國團圓把叔奉，那知道叔父一命歸陰城。看起來苦命之人誰像你，尋思起真是讓人痛傷心。」重根說：「師傅於我恩更重，提起來實在不能報一分。奇峰山救過我們母子命，唸書時教我費心格外深。在美國僅僅呆了五六載，師傅呀，你怎麼不等我報報恩？看起來師傅你死非為別的，都是那賊子統監伊藤博文。伊藤賊與我冤仇深似海，我必然除去老賊把冤伸。」那邊鄉在岫、落峰號陶哭，雲落峰眼淚滴滴濕衣襟。正是他五人哭元首，又只見遠遠來了四位人。

話說安重根等五人，正是在那裡痛哭元首，只見遠遠來了四人，走近前一看，乃是金有聲、黃伯雄、堯在天、錢中飽四人。他四人一齊說道：「你們來，怎麼不與我四人一個知會呢？」說完了，遂也坐在那裡痛哭一場。哭完了，一齊站起，撮歎[息]一會，這才一齊轉回家中。

呆了兩天，這一天有孫子奇、趙適中、蕭鑒三人前來造訪。雲在岫接至屋中坐下。在岫說：「正想要請你幾人去呢。」孫子奇說：「請我們作甚麼？」在岫說：「你們不知道，現在咱們已經回國這些日子了，也得想著作點事才好呢。」孫子奇說：「兄長有何高見？請當面言講，要是好，咱們就張羅去辦，豈不好嗎？」在岫說：「既然如此，聽我道來。」

雲在岫未從開口喜洋洋，尊了聲：「列位兄弟聽其詳：咱大家美國留學五六載，今年裡才得畢業轉家鄉。現如今到家已經數十日，還得要謀方畫策保家邦。咱大家要是不去把力用，這個國不久就要見滅亡。想當初咱們說過開民智，今日裡還得去從那個方。咱國中人民已有數百萬，要去作也非容易事一樁。我想要在這城中立下會，請咱那諸位同學到這鄉。大傢伙同心努力把事辦，立下個愛國會在大平壤。在會中人人盡把責任負，勸化咱各處人民保家邦。全國人要是全存愛國意，咱這國或者不至被人亡。這主意你們看看可不可，要可行就此撒帖往各方。將咱那同學之人全請到，在會人各盡責任化愚氓。」他幾人一齊說道：「甚好，咱們就各處撒帖聘賢良。」

在岫說：「此道既然能行，這會場可得安在何處呢？」金有聲說道：「可也是呀，這個會所，准得找個僻靜處才好呢。」孫子奇說：「那先不忙，等把他們請來再作定奪吧。」在岫說是：「對。」於是就寫了些個帖子，望各方撒起來了。

好一個雲氏在岫小英雄，他一心要倡愛國會一宗。四方裡撒的帖子無其數，要請那遊學美國眾賓朋。劍水驛來了陳氏兄哥倆，在漢城來了李樹蕭合（和）李緯鍾、李相[上占下內]、李俊也來到，還有那李范允、周莊、曹存人三名。咸境、漢城的英雄全來

到，又來了平安北道眾英雄。金洪疇、高雲便在頭裡走，後跟著述堅、述白二弟兄。吳佐車騎著快馬也來到，一齊的進了平壤這座城。他諸人一齊到了雲府外，雲在岫慌忙讓至待客廳。

大廳裡分罷賓主落下坐，書童兒獻上幾個小茶盅。主賓茶罷把話講，說了些多日不見相思情。相[上占下內]說：「怎麼不見本良寇賢弟？」范允說：「岳公賢弟何處行？」雲在岫見他二人把話問，遂把那上項之事說分明。眾英雄聽說岳公喪了命，一個個手指漢城罵伊藤。齊說道：「破壞我國都是你，趕何時將這老賊性命坑。替我國黎民百姓出出氣，替我那屈死朋友報冤橫。咱大伙趕緊立這愛國會，成立時好去刺這老賊丁。」有聲說：「你們大家別急躁，咱還得張羅立會是正經。」

話說李相[上占下內]等，正然痛罵伊藤，金有聲說：「你們不要如此急躁，咱還得是張羅著立這會才是呢。」雲在岫說：「現在咱們人一共有二十六位了，要想只辦方才所說那件事，准得在僻靜處立會才好。」有聲說：「何妨差人去上外邊，訪聽一個僻處呢。」在岫說：「這也倒不錯。」遂差孫子奇、雲落峰去上外邊訪聽地方。

二人去了兩天，回來說道：「我二人出去訪察地方，事情也湊巧，離此三十餘里，就訪察著了。那處名叫留雲浦，西面有一山，名叫落雁山，在那山傍有一座房，甚是僻靜。這房是留雲浦劉福慶的。我二人見了劉福慶一提，那劉老爺情願讓咱們白住，你們看這事豈不是好嗎？」在岫說：「既然有了會所，咱們就搬在那裡去吧。」大家說：「是好。」這才一齊搬到那裡，把那愛國會立妥，舉李相[上占下內]為正會長，金洪疇、李范允二人副之，其他皆為會員。會既成立，各任責任，安重根、侯珍、雲落峰，情願去刺伊藤；堯在天、雲在岫、蕭鑿、吳佐車四人，管四路調察打聽消息事；韓氏兄弟、陳氏兄弟、曹存、李俊六人，管倡辦鄉團事；錢中飽、黃伯雄、李瑋鍾、李樹蕭、雲落峰五人，管各處宣講自治事；金有聲、堯在天跟三位會長管開報館事；趙適中、高雲、孫子奇、周在四人，管製造物品，勸化人民，講求實業事。當日眾英雄各有責任，調查員又連（聯）合了復仇會及雪恥會。由是平壤地界的人民，讓眾英雄們勸化的很好，專等打聽伊藤出行的消息，好去行刺，這且不表。

單說韓國這個時候李熙皇帝，讓位給太子隆熙，封李完用為內閣總理大臣。伊藤一看，韓國換了皇上，李完用當朝，他就看出韓國不能興（行）了，可就想起瓜分中國的事情了。遂辭了統監之職，以曾瀾荒助為統監，自己坐船歸國，仍在朝當宰相。這日日皇升殿，伊藤出班奏本，正是：

經營朝鮮還未已，又來中國起風波。